



392.8  
665D

5th Anniversary  
of the death  
of Lu Hsu





刀筆集  
(第一集)  
目次

刀筆集總序.....	刀筆社	( 3 )
魯迅五年祭 (論文) .....	陸 風	( 4 )
刀筆雜舞	人性的流露 .....	孔 鏞 ( 8 )
	閒話「祖傳」與「嫡系」 .....	陸 風 ( 9 )
	這是國外新聞 .....	陶 棄 ( 10 )
	「扯談」以下 .....	羅 莎 ( 27 )
	女人的厄運 .....	曹其山 ( 28 )
莫斯科瓦飯店(小說).....	淳于清	( 29 )
詩歌	故鄉 .....	華原詩·寒竹畫 ( 26 )
	我們的歌聲要豐盈 .....	朱維基 ( 28 )
	遙寄華雲 .....	羅田詩·程敢畫 ( 29 )
	將軍頌 .....	羅田詩·程敢畫 ( 31 )
魯迅先生彫塑像 .....	麥 樺	(封面)
紀念魯迅版畫專輯	開路者 .....	麥 樺 ( 1 )
	清道夫 .....	麥 樺 ( 15 )
	老太婆 .....	麥 樺·麥 穗 ( 25 )
	風景(彩紙印木刻) .....	溪 竹 ( 18 )
	暴風雨 .....	赫內曼 ( 2 )
	母子們(銅刻) .....	克勒維支 ( 20 )
	德國的婦女(銅刻) .....	克勒維支 ( 21 )
	中秋之夜 .....	野風詩·麥穗畫 ( 11 )
	歷史的妒忌者 .....	張 英 ( 12 )
	回家 .....	寒 竹 ( 13 )
	焚書坑儒圖(轉載) .....	梅 進 ( 14 )
	孔子曰：「不能事人，焉能事鬼？」 .....	明 古 ( 16 )
	國之蠹賊(轉載) .....	梅 進 ( 17 )
	人體美 .....	大 夫 ( 19 )
	石膏像 .....	寒 竹 ( 22 )
	買大餅看月餅 .....	莘 藝 ( 23 )
	買飯去 .....	莘 藝 ( 24 )
文明的創造者 .....	俞 瑜 ( 35 )	
爲人類爲祖國爲自己而工作 .....	董大任 ( 36 )	
三種屯積者(漫畫) .....	麥 樺	(封底)
編後記 .....		



ECNULIB



10009815616940

157879

MAI KAN

Forerunner of Ways

Colour Woodcut

參 禪 作

開 路 者

套 色 木 刻





# 刀筆集總序

二十世紀四十年代的中國是個什麼樣子呢？

有人曾以高爾基海燕之歌裏的一段話做爲回答，說這是：

「風在怒號，雷在轟鳴。波濤和風在抗辯，又在激怒的浪花中呻吟。烏雲層層在無底的海上燃燒着碧焰，拚命想遮沒太陽，而太陽却亦堅忍奮鬥，竭力想衝破烏雲，以便向大地放射光明」的大時代。

這回答是不錯的。文化是時代的反映，檢閱一下文壇上的各種陣勢，也就可以發現我們的時代確不會睡眠在無聲的床上。

但是，正因爲當前中國人民所努力的歷史事業，道路太爲曲折，所以反映於文壇上的，同樣也有着各種不同傾向。

這些傾向，有些是向上的新生的，有些是腐朽的發臭的，人們懷着異樣的愛憎，一方面走向新時代生長，一方面隨着時間的逝去而滅亡。附麗於黑暗的，早晚要跟隨黑暗一起下葬，自然很對，可是人們却不能坐在安樂椅上等待着這一天，文壇上如果不再進一步作一下肅清工作，恐怕黑暗的附麗物還會繼續猖狂。

比如，現在就有一種籍「捐班」爲業的「著名文學家」，靠着「一筆官家的款子，拉攏半打『作家』，出一打以上的刊物，製造一些謹有自己愛聽的話。另有一種則是擱着「聊聊我我」的大旗，朝「後端」猛進。甚至有些過去尚有希望的人，現在明明已迷入倒退的角落，却偏偏自我解釋爲「改良去」。這些人們的最後命運必然是可悲的，文壇上之有這種傾向也是可悲的。

然而，如果我們肯站進「波濤和風在抗辯」，「烏雲與太陽爭奪」的漩渦裏去，其實仍大可不必悲嘆，因爲從來就沒有光明因黑暗而消失的事實，而倒退者的死滅却是時見不鮮，只要光明的衛士繼續活着，「無論如何，將來總歸屬於我們」，而且是「勝利的未來」。光明的大門始終開着，凡非異類或懦虫就早晚可以昂然的走進去。

目前的文學任務，是迎擊黑暗，阻止倒退，不管某些人們願意與否，將時代的瘡根，用筆槍狠狠的給掘了去。因此，文藝陣地上還需要更多的堡壘，更多的力量。

刀筆集就正希望能經常的成爲這樣一份有勁兒的刀筆之槍。

刀筆集的內容，是綜合着多種的藝術種類，舉凡繪畫，小說，詩歌，雜文，戲劇，我們都想刊登，只要是懷着同一愛憎的戰友，這塊崗位需要着大家的力量來防守。

刀筆不是給閑人們搔癢的傢私，所以，這裏也更需要着狗血的灌溉，如果真有秦檜邦昌之魂或是黑暗的附麗者伸出手，高喊「還我頭來」，那也只好任他去喊。

我們那裏願得了許多。

一九四一，十。

刀筆社





## 魯迅五年祭

陸風

——擲起魯迅遺留在人間的投槍——

多少故人的臉，都浮在我眼前。幾個少年辛苦奔走了十多年，暗地裏一顆彈丸要了他的性命；幾個少年一擊不中，在監牢裏身受一個多月的苦刑；幾個少年懷着遠志，忽然蹤影全無，連屍首也不知那裏去了。

他們都在社會的冷笑、惡罵、迫害、傾陷裏過了一生；現在他們的墳墓也早在忘却裏漸漸平塌下去了。

我不堪紀念這些事。

我們還是記起一點得意的事來談談罷。

——魯迅吶喊頭髮的故事（引自全集版卷一頁三二六）

在全世界億萬人類，地球各個角落正申演着「人吃人」的血劇的今天，中國近代史上長庚星的革命文豪魯迅先生，一位偉大的思想家，藝術巨匠，安息在



萬國公墓已經整整五周年了。

魯迅的死，這是新中國創造過程中，一切真理的戰士民族的保衛者所公認爲無法補償的損失。全世界革命的文壇上隕落了一顆巨星，四萬萬中華民族優秀兒女的偉大行列裏失去了一個有力的天才的公衆導師。這正因爲魯迅不僅是一個偉大的藝術巨匠，而且也是一個天才的思想者，革命的人道主義者。

魯迅的一生，始終攬着反抗奴役的大旗作戰，一直到爲戰鬥而死。辛亥革命，五四運動，五卅運動，大革命，十年內戰，他不曾一刻停止過和敵人的戰鬥，他的投槍終是醞滿着奴才的狗血，即是在奴才們最爲猖狂，萬千人衆慘被殺戮，中國土地上遍佈着血腥時，在極度危險中的魯迅，依舊向那時代的背叛者作鬥爭，他確是『敢于直面慘澹的人生，敢于正視淋漓的鮮血』的真的猛士，一個不屈的戰士。『有一分熱，發一分光』五四以來，進步的人羣都站在魯迅的旗幟下推動着時代前進。

然而，一個戰士的偉大，不僅是在他生着的時候，更應是在死去的身後，對於一個戰士的英勇的人生戰績，巴比塞曾經這樣說過：『重要的，是在死後還繼續活着。』

新中國英勇的射擊手，魯迅一生的戰績就正是如此，長眠於萬國公墓五年的魯迅，肉體雖已死亡，他遺留在人間的思想武器却永存在人間。他，不死的英靈，中國的民族魂，仍然活在一切被壓迫奴役人民的心目中，甚至仍然記印在奴才的傷痕上。七百萬的遺著也仍在睜着憎愛分明的眼睛，向善良的中國人民發出熱愛，向民族的背叛者擲以投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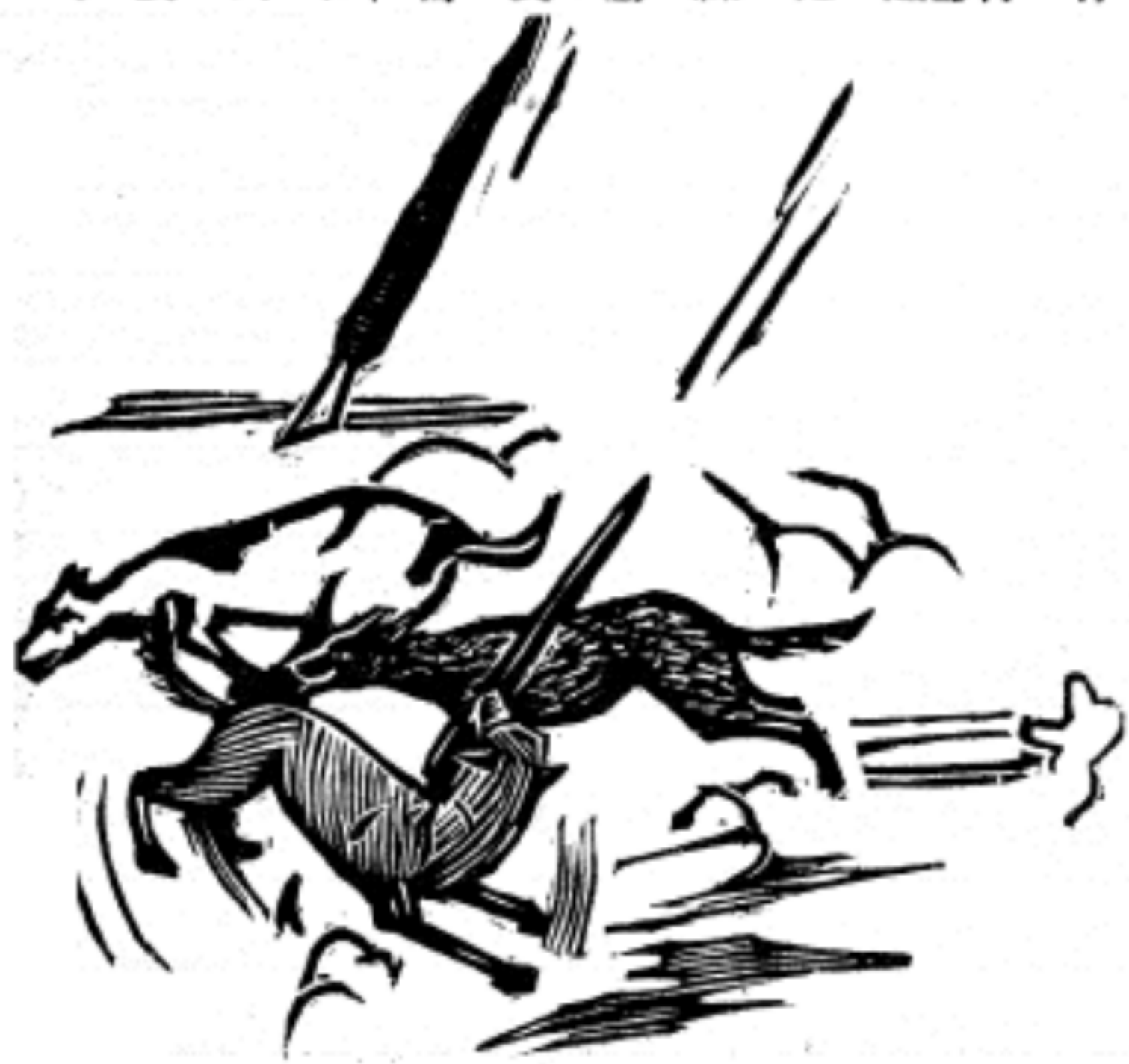
五年來，從魯迅撐住的閘門中走過來的戰士，正不只千千萬萬的『在死的面前笑着跳着，跨過了滅亡的人們向前進』，過去是他做了熱血羣衆的化

身，而現在則是熱血的羣衆，全擡起了魯迅的思想武器做了他的化身，五年來，他遺留在人間的思想，像似一支巨大的火炬一樣，照亮了黑夜的行程，指引着廣大人民走向新民主主義的道路。

魯迅逝去的五年，反法西斯鬥爭全面展開了的五年，中國確獲得了不少的進步，中國新文學運動也確在服務於抗戰的過程裏開拓了更其廣闊的發展道路，吸收了豐富的滋養。然而，這一始終還未成爲真正民衆的『民國』的土地上，無論在公然豎起尾巴的陣營裏，抑自己的隊伍裏，進步的屠殺者都仍然張着死亡的獠牙，在吞噬『人肉的筵席』，重新抬出了孔子腐臭的偶像遊行示威。

現在，居然又有

些怕見光明的夜行屍，爲想防止和倒退異類的行動，不惜化費抗敵的力量訓練大批捕捉戰士的鷹犬，封閉大衆精神食糧泉源的書店和書報。當人們紀念中國近代這一偉大哲人五周年祭的今天，幾千幾千魯迅最好的承繼者，正在集中營





的黑暗地獄裏遭受苦難無從統計的勇士從秘密解決的鎗聲裏爲戰鬥而離開了人間。這是多麼慘的事情！在困苦中更使我們憶起了魯迅，魯迅的戰鬥精神，魯迅被迫害的一生，魯迅馳在祖國苦難中的身影！

剝奪人權，暗中殺戮，醜着戰士的血，肥胖自己的身體，這原應該是滿清皇帝御下大人的事，但是魯迅活着時代的中華民國，「中國人嚮來就沒有爭到過「人」的價格，至多不過是奴隸，到現在還是如此，然而下于奴隸的時候，却是數見不鮮的。」

魯迅之對青年的慘遭迫害，曾這樣沉痛的寫過：

「多少人的臉，都浮在我眼前。幾個少年辛苦奔走了十多年，暗地裏一顆彈丸要了他的性命；幾個少年一擊不中，在監牢裏身受一個多月的苦刑；幾個少年懷着遠志，忽然蹤影全無，連屍首也不知那裏去了。」

「他們都在社會的冷笑、惡罵、迫害、傾陷裏過了一生；現在他們的墳墓也早在忘却裏平塌下去了。」

「我不堪紀念這些事。」

「我們還是記起一點得意的事來談談罷。」（吶喊頭髮的故事）

七七以後，奴隸的枷鎖響出了破碎的喪聲，「人」的價格，做人的權利，照理至少應該在自由中國大後方的人民都能獲得，可是，民族解放的屠殺者却在自由的國土內建造了不自由的牢獄，馬寅初、張學良被幽禁，進步文化人被驅逐到香港做華僑，抗敵的書報書店被查封，秘密解決的拘魂使者像瘋狗一樣地在太陽底下四處鑽尋，辛苦奮鬥的年青人又像以前一樣的「暗地裏一顆彈丸要了他的性命；幾個少年一擊不中，在監牢裏身受一個多月的苦刑；幾個少年懷着遠志，忽然蹤影全無，連屍首也不知那裏去了。」

翰寒先生在抗戰以來「筆桿暴動」與青年慘劇裏有這樣一段記述：

「在四川綦江有政治幹訓團，學生千餘人，忽有青年被誣說他們也將由沙先生和我「筆桿暴動」所「領導」，即由該團加以拘捕，由該團教官加以刑訊，拷打成供，由一二人株連到數十人，由數十人株連到一二百人，加以暴動的罪名還不夠，又用刑訊（據說是吊起來酷打）逼出一二人承認是「漢奸」，由被逼供的一二人又株連至一二百人，又由一二二人株連至一二百人，於是總數達四五百人之多！結果打死了十幾人，重傷了數十人。」

我們仍「沒有爭到過「人」的價格，」至多仍不過是奴隸！

摧殘魯迅事業魯迅精神的惡力到處橫行，黑暗的剝奪人權的存在，這是現階段國內形勢的一種惡化，新文學運動和其他各文化部門一樣遭受厄運，然而，黑暗是不會永遠存在的，只要黑暗的附着物一倒下，黑暗也就跟着光明到來而滅亡。魯迅早先在和敵人作戰時就會說過：

「如果歷史家的話不是謊話，則世界上的事物可還沒有因爲黑暗而長存的先例。黑暗只能附麗於漸就滅亡的事物，一滅亡，黑暗也就一同滅亡了，牠不永久。然而將來是永遠要有的，並且總要光明起來，只要不做黑暗的附着物，爲光明而滅亡，則我們一定有悠久的將來，而且是光明的將來。」（華蓋集續編談話）

我敬勸那些以屠殺進步爲職志的特務員們，縱使已準備下「偷偷乘飛機」的本錢，也還是停停血手吧！其結局那是可以想像的。

因爲「假如這樣的青年一殺就完，要知道屠殺者也決不是勝利者。」

中國要同愛國者的滅亡一同滅亡。屠殺者雖能因爲積有金資，可以比較長久地養育子孫，然而必至的結果是一定要到的。「子孫繩繩」又何足喜呢！滅亡自然較遲，但他們要住最不適于居住的不毛之地，要做最深的礦洞的礦





## 人性的流露

孔鏘

權威者及其奴才之沒有人性，倒不是它天生沒有，實在因為地位的關係，一向四平八穩，踏在衆人頭上，便彷彿覺到自己是超人，自己坐的是寶坐，對付別人的是鞭子，久不處于人情之中，日久之後，便忘却了的。

所以一旦遭遇飛來橫禍，從上面跌了下來，在衆人之間一樣受另一個權威者鞭撻之時，乃覺到鞭子上身是麻辣辣的，於是便體味到被壓迫的痛苦，人性便一時恢復了過來，理性、人情、同情、公道便一一在腦子裏跳出來了。

這時候，平時厭棄的字眼便化作高貴和親熱，甚至需要有人一起來呼喊。

譬如宋徽宗吧，他原是一位風雅人物，會寫字，會畫畫，會下棋，會踢球，會做文章，更知道人性，風流，會與民同樂……再加上虔信宗教，真够得上說多才多藝，非常有教養的。但是他的風雅人性却是建築在大衆的血汗上面，靠刀斧皮鞭得來的，所以和大衆絕對調和不起來，他討厭大衆，大衆恨他暴虐，因為他的快樂往往是大衆的災難，例如爲了平地造山用的花綱石，就不是斷送了多少人命。

可是一到金人南下，官家被俘北去，在異族的管理下自己身受了皮鞭的滋味，才第一次發現小民們理性和同情的可愛，於是固有的人性便流露出來。

這是因爲金人沒有藝祖皇帝一樣裕達，肯優待高等俘虜，宋徽宗這時已經欲求幫閒奴才的地位也不可得，被主人一脚踢下，踢到奴隸的隊伍，使他發覺和衆奴隸一樣，在這景情下，他老人家的高貴便從天靈蓋裏飛了出去，剩下來的也祇有和衆人一樣的人性了。

從前有個非常有教養的富豪，一次于航海中在船中高貴的餐所中發表演說，他對於一種不文明的下等人大大加攻擊。他說他們不懂禮法，毫無秩序吃東西有聲音，并且還歡喜狼吞虎嚥地大嚼，不善用刀又而愛用手抓，吃用了東西使用手指剔牙……總之這些都落後，都不合時代潮流，因此都野蠻。但是話猶未了，驟地風暴來了，把船打壞了，擱淺在一個小島的沙灘上，富豪和坐四等艙的賤民惡漢一樣逃命逃得精疲力盡，等到有人在破船上搬下一小部份未被水漬的食品，在沙灘上吃起來，他



便和別的惡漢一樣用手搶來吃，而且狼吞虎嚥不自覺地咀嚼得發出了聲音，甚至吃完以後爲了沒有牙籤，一樣也用手刷牙。這時候，忽然富豪在如鏡的海水中照出了自己的面影，自己慚愧得懊喪起來，雖然別人倒一點沒有想到。

另外還有一個故事，說有一個反共的新聞官，不知怎的，被人家誣爲共產黨而被捕了，爲了這竟成了死不瞑目的「侮辱」。連辯護者也感到比罵自己父親是烏龜畜生還要難受，漲紅了臉，吱吱唔唔，說了半天，才說出要求立即釋放的核心理由。這

理由，便是他們一向討厭的人權。

人性到這裏才會流露出來，現實真如能照澈衆生臉相的鏡子或止水。

然而這裏還有一點分別：一種人照出了自己的相貌便感到慚愧；另有一種人照出了自己的相貌還感到即使如此，別人不應該有而自己却是應該有的。

可見後一種人，還不失有給主人提拔爲奴才的機會！因爲這種人的人性淡到快是沒有了，失去官勢，剩下空靈，再加薰陶，便爪牙可用了。

## 閒話「祖傳」與「嫡系」

陸風

「祖傳」與「嫡系」這是兩個够顯赫的名詞。凡「祖傳」總是傳給「嫡系」，而「嫡系」者流如果他的祖宗是什麼名人大亨，則他就可以身价十倍，或者受人崇拜，甚至靠以升官發財都滿滿可以。

「祖傳」在中國，已經不只有兩千多年的歷史，從「家天下」的封建社會一開始，國家就由一種稱「朕」的人物世世相傳。到後來，這名詞給通用了，走江湖使槍棒賣膏藥的人，也掛着「祖傳」的招牌，於是「祖傳接生」、「祖傳推拿」、「祖傳

以上的祖傳，那自然非是高官大人不可，因爲歷史上只有皇帝才能綿延傳業，小民三代祖傳足矣！

古時候，想搶做皇帝的人，也總說自己是誰誰的「嫡系」後裔，那怕明明不是，只要有皇帝做，做次乾孫子也無妨，老百姓因爲被愚弄慣了，所以往往大上其當，好像剝削統治只是某姓專有的特權。中國歷史上不乏這種事例，劉秀、劉備都是打着「祖傳天下」、「嫡系子孫」的旗幟坐上龍墩，秦始皇起初想一世二世三世萬世……下去，可惜不到三世就遭滅亡。

其實，「祖傳」、「祖傳」者並不見得好，捏把香灰給人醫病的「祖傳神醫」，活活醫死了許多好人，「祖傳三代」的接生婆毫無科學知識，空害人命，兩千年「祖傳天下」的「朕」吞吃了無數人民的血肉，足見「祖傳」、「嫡系」大是一種有害的傳統，如果存心用以賺錢欺人則可以，否則是一無補於任何的。

魯迅活着的時候，迭曾慨嘆地說：「反改革的空氣又濃厚透頂了，滿車的祖傳，『老例』，『國粹』等都想來堆在道路上，將所有的人家完全活埋下去。」（華蓋集通訊）

「祖傳」、「嫡系」的哲學，不只中國有，不只過去有，歐洲德國納粹黨人希特勒的人種優劣論



就和這相似，早年民初時代潘光旦之流也曾大吹「閩人的子孫都是閩人，愚人的子孫都是愚人」之說，現在居然又盛行了，據說時下就有個閩人自我傳宜自己：

「是孔子第二，幾十代嫡系子孫，自少受孔子思想，世居山西，爲山西票號之首領，理財天才，可謂出於家學……及後留學美國，習科學，已獲發明，適當時有美國人亦有同樣發明，乃寬大爲懷，寧爲他人得名而秘之。入基督教，有基督博愛精神。在日本遇係總理，其革命思想親受總理感化。」

## 這是國外新聞

這天，我在官家報紙上看到了這樣兩行副標題：

剝削人民自成富翁

廢棄憲法厲行專制

我想，諒來這是一件國外新聞吧，因爲就我看報的經驗而論，中國一向沒有這種事發生的。

果然不出我之所料，再看前面的正標題，寫着：

伊朗遜王去位

人民莫不稱快

原來這事是發生在伊朗。

這位先生既是孔子二百餘代「嫡系」，又有祖傳「謙讓之德」，既具基督教「祖傳精神」，又爲總理「嫡系」，難怪其爲中國第一個閩人！

可是，要是爲欲求解放的人民着想，這種閩人實是大要不得，魯迅說得好：

「我們目下黨務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溫存，三要發展，苟有阻礙這前途者，無論是今是古，是人，是鬼，是三墳，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圖，金人玉佛，祖傳丸散，秘製膏丹，全都踏倒地。」（《華蓋集》忽然想到之六）

## 陶棄

索性連正文也摘錄一些吧：

「……遜位之伊王，首先爲軍政大臣，旋即升任總理，渠當時向人民保證伊國將成民主體制。但伊人已被愚弄。伊遜王之政績，對伊朗人民極爲不利；渠廢止憲法，在若干軍人支持下成立軍權政府，所有民主份子均被排斥。無數人民亦被禁捕；此輩人民之唯一罪狀，厥爲反對專制政權。此無道之伊遜王，剝削民衆，本身則成爲富翁。渠沒收人民資產，強迫人民以房屋等獻出，充作禮品。然後再將原主殺害。

凡不願獻者，其全部資產均被沒收。馬蘭特柴省已成爲伊遜王之個人資產，據可靠統計，伊遜王在國外銀行之存款計有一、五二〇、〇〇〇利爾斯（八十利爾斯值一英鎊）……

「（見報載塔斯社電）抄到這裏，有些不忍再抄了。下面是說伊朗人民在這種剝削下，已經墮入了一種「半飢荒」的狀態裏了。這「半」字我們在「半殖民地」這名詞中已經充分的領悟了它的重量；所以「飢荒」雖然曰「半」，人民的痛苦也就不堪設想了。

其實，檢閱一下伊王的各種「德政」，以中國人的眼光來看，他未免太也低能了。民主體制又何必僅作將來的保證，即使形式上改爲民國，憲政的施行不是還可以「尙非其時」嗎？要想捉人，可用的罪名竟會缺乏？譬如說他隨地吐痰，違犯了新生活的運動的條例之類，不是已經很可引用嗎？至於要想發財，那麼何不去弄點正當收入呢？請看中國的要人，不是也有很多已成富翁了的嗎？並且他們在國外銀行的存款，數目還遠過伊朗遜王以上呢！他們賺錢就不是全靠括地皮，而往往是屬於正當收入之類的——譬如買點貨物，存在家裏，以至於作作外匯，紗花生生意等等就都是。







CHANG YING  
Historical Envy  
Wood Engraving

作英張  
者忌妒的史歷  
刻木





HAN CHU  
 Return Home  
 Wood Engraving

寒 竹 作  
 回 家 刻  
 木





MAI KAN  
**S**crabenger  
Colour Woodcut

作 桿 參  
夫 道 清  
刻 木 色 套



MING KOU  
 "How Can One Serve A Ghost  
 If He Can't Serve A Man"  
 Said Confucius  
 Wood Engraving

作 古 明  
 [鬼事能焉,人事能不]曰子孔  
 刻 木





CHI CHU  
Native Place  
Wood Engraving

作 竹 溪  
鄉 家  
刻 木





DAH FU  
Naked Beauty  
Wood Engraving

作夫大  
美體裸  
刻木







KARL HENNEMANN  
 Women of Germany  
 Corner Engraving

作支維勒克  
 女婦的國德  
 刻 銅





HAN CHU

Gypsum Model

Wood Engraving

寒竹作

石膏像

木刻







NEE SING  
 Purchase Food  
 Wood Engraving

作 平 藝  
 去 飯 買  
 刻 木



裴留下  
伊郎  
波斯王

MAI KAN  
MAI ZUI

Old Woman  
Wood Engraving

樺 參  
穗 參

婆 太 老  
刻木色套







## 我們的歌聲要

豐盈

朱維基

在黎明的時候我們起來，

我們等待新的一天來臨；

一天的工作擺在我們面前，

我們要歌唱生存的鬥爭——

像那將要上昇的太陽，我們的歌聲要豐盈。

哦記得昨夜滿天都是星辰，

秋天的月盈滿地懸在正空，

把黑夜照耀得如同白晝，

雄偉的海風吹盡了烏雲，

我們的歌聲要像這秋天的夜空一般豐盈！

輝煌的夜色溶進了黎明，

白晝幾乎像是黑夜的繼續，

可是光明在晨空中不斷地增進，

直到灼紅的太陽突躍而出，

陽光更活躍了我們的歌聲，使他更豐盈。

無聲地落了一夜的甘露

使泥土變得鬆軟而滋潤，

## 女人的厄運

曹其山

對於女人的傳統看法，常有兩種，一種是把女子看成禍水，說是歷代帝王皆因女人而失江山，這種說法，無以名之，權稱之爲『女人史觀』者。另一種，則是把女人看成發財的本錢，進身的活寶貝。抱有前一種主張者，往往要扯出唐玄宗與楊貴妃來，而後一種則每將歷史上的『美人計』、『贈狄人美女玉帛』以外侮』引以爲證。

其實，如果中國過去女子真幸而做過社會的主宰者，那如今女權也就早高漲到天空去了。不過，古人君子們雖然有時大罵『唯女子與小人爲最難養』，但到可以爲他們奴役玩弄時女人却又成了寶貝。目前，傳統的看法和『國粹』的論調，正在價格日漲，聽說美國人曾經因接單而到處流行『子曰』，中國的孔子後裔也會爲孔聖人建造地下室孔廟，可見傳統的風氣在某些人的腦子裏仍還是存在的，女人的厄運自然也就被這些『看法』繼續。

傳統看法之侮蔑女性，在早先還只限於讀女人包小腳爲『金蓮』，頌『女子無才便是德』，現在呢？竟有些『傳統』論者真的又把女人當成保衛黑暗的活寶貝。於是女人的厄運就跟之深重了！據一本新近滬上出版的揭發黑暗的小冊子所說，是這樣的：

『反動人員又會無恥地用異性去勾引優秀的青年，（男的叫女的去勾引，女的叫男的去勾引）來做他們的爪牙，意志不堅強的，或無法抵住他們的壓力的，就難保不墮其術中，因之對於女特務的訓練，更是不遺餘力。他們曾公開地對他們說，在新道德說來，是無所謂貞操觀念的，因之你們和『異黨』份子鬥爭的場合是在床上。』

這簡直是一種慘案！

但要是熟知歷史的人，這原不足希奇，因爲我們文明古國的史書上，正不乏這種先例，先前是一種毒辣的發明，現在就成爲慣用的手段，只要陰謀可以實現，就管他『女權不女權』，『人權不人權』。

把『美女』同『玉帛』一起送給外國去嬉好，這是歷史上的舊事，誘引逼迫着女子犧牲貞操代行反動，這是現代的罪惡。

現代的血案是挨在現代人的身上。  
生在現代的人不能任它一手打掃子！



我們踏着這泥土向前放步，

呼吸着從泥土裏噴出的

自然的洋溢的氣息，我們的歌聲要像這樣豐盈。

哦英勇的黎明的歌者，

我們要無畏地踏出我們的脚步，

在我們這肥沃的土地上行動，

為保衛我們生存的權利而高歌，

把我們的歌聲投向時代——我們的歌聲要豐盈！

## 遙寄華雲

羅田作詩  
程敢刻畫

你——

集中營的囚徒，

愛國的罪犯，

投降者的敵人，

人民的戰士

——華雲

已被歷史的嫉妬者捉去

反省了一年。

是什麼「法律」「軍紀」判定你的罪！

敵人的，抑是我們的？

## 莫斯科瓦飯店

淳于清

二月天，哈爾濱正是嚴冷的時候，天空永遠掛着那陰沉可怖的面孔，沒有陽光，北風從遼遠的地方帶來尖銳的吼嘯。大地是殘酷的，人們像我們這樣的窮人，在這個嚴寒季節的威脅之下早已窒住了生之氣息了。

靠近黃昏，我和拜闊夫一前一後縮着肩膀在中央大街疾走着。誰也不說話。我們都是本能地在寒氣裏哆嗦着，爭取唯有的那一絲呼吸的自由。我從後面不時地打量拜闊夫的背影，那是佝僂的脊樑骨包在一件單薄的小皮大衣裏。在夏天他赤裸着身子時候的那一塊康壯的姿態，現在完全消逝無存了。偶然，在高貴的吃茶間的大玻璃窗上，我也端量一下自己的容貌，我覺得和拜闊夫相較，自己更是寒酸。真的，那年冬天，我們太也窮的不像話了。

走到莫斯科瓦飯店，拜闊夫照例地回轉頭來：

「你有胆子沒有小子！」

「有。兒子儘管進去好吶！」

我倆交換了一句習慣上的謔罵，便硬着頭皮走下台階，闖進地下室莫斯科瓦飯店。這是我倆每天唯一的可以賒賬吃飯和取暖的所在。也是拜闊夫的情人卡莉小姐的家。

一進門，那粗胖的卡莉的爸爸，也就是飯店老闆杜洛奧夫，便開始教訓起我們來。

「你們倆來幹麼？」他朝着我倆，輕蔑地投來個苛薄的眼光。

「吃飯。」我很坦然地回答過去。

「並且我還要請我兒子喝點『沃德克』。」

拜闊夫擲揄地拍着我的肩膀。我倆幾乎要是同時的對杜洛奧夫做了一下鬼臉。杜洛奧夫不懷好意地笑了。他移動着一雙大皮鞋走近我們，用他那俄羅斯民族特有的悶雷似的喉嚨喊道：

「錢！錢呢！小伙子！吃飯得要錢！『沃德克』也得拿錢！這不是你們自己的家！吃完了拍拍屁股就走。」



愛國的陣營裏就此弱去一個  
劍子手揚着殺害民族的血手  
裂嘴狂笑，

這是始皇帝又在怒號！

但——

歷史絕不倒退，

新社會的誕生

那會沒有反進步者的阻撓，

「家天下」的年月

將成過去，

你——集中營裏的華雲，

我們仍在走向破曉。

## 將軍頌

羅田作詩  
程敢刻畫

四萬萬人的行列，  
不停的向前走去，  
後面跟着一隻狗，  
打扮着人的模樣  
在耀武揚威，  
這乃抗民剿進步的  
大將軍。

走進裏面去了。那漢子是一個紳士型的流氓傢伙。

「誰？」拜闊夫跑過來喘息地問我。

「卡莉不來！」

「那個呢？」

「我不認識，也未看清楚，或許是她丈夫！」

「滾你媽的！」

拜闊夫向我咆哮起來。他

用忿燒的兩眼注視着卡莉走

進去的門，像要攫取他的仇人

似的。他那結實的胸脯迅速的

伏動着，一副健康男子動怒的

表情，在他身上，臉上動作起來。

正在這時，卡莉和那個漢

子出來了。卡莉換了一件淡藍

色的舞衣。她仍是向我投過一

個飛眼，並不睬拜闊夫，却隨着

音樂，和那漢子舞了起來。

朝我嗥叫起來。他的眼睛紅澀着，又喝了一大口酒，很快的從嘴角流出些白沫。我知道他內心已是痛苦萬

分。

老杜洛奧夫走了過來；

「吃飯了，喝足了，趁早滾回去吧！要什麼瘋？」他捧着大肚皮，又是嘲笑的，又是和善的瞧着拜闊夫的

臉。

「走！」



拜闊夫頹然地坐下來，眼

睛睜睜地隨着她的身子迴轉。

這時，我的心臟突然激跳起來。

我的情緒有一種異樣地緊張，

我開始對那誘惑而苗挺的身

子憎恨了，我和拜闊夫具有同

感的忿怒。

「媽的……他……我

沉重地自語着。

「不要你說話！」拜闊夫

像似因為我打攪了他的沉思，



將軍是簽訂何梅協訂的老英雄，  
 嚮崇敬的主子是軸心；  
 他正着希特勒的步舞，  
 阻礙前進的路。



他踏着無數戰士的血肉，  
 宣揚愚民之術。

將軍生來是能剛能柔的天才，  
 見到敵人

倏地，拜關夫站起來，向我命令着。  
 於是，我們揣着怒火，冒着冷風，踉踉地走回家去。

晚上，我藉着酒勁，和拜關夫吵了一頓便昏沉地睡過去了。半夜的時候，酒力退去，屋裏太涼，我被凍醒。在被窩裏哆嗦。突然感到一股肉熱在我身子底下，我急忙打開電燈，單見拜關夫灼灼的兩隻眼睛注視着我，一隻手正在伸向我的枕頭底下。

「你想幹麼？」我喝問他道。

他瞪着我無語。五秒鐘後，從那兩隻眼睛，滾出兩顆淚珠，他突然向我跪了下來。

「我要求你，」他咽嗚地說道：「把你的錶送給我。」

「你要我的錶幹麼？」我仍是不解地。

「把它賣掉買一隻皮鞋送給卡莉！」

「去你媽的蛋！」

我怒了。我用厲聲說明不能把錶給他。因為那是我工作上的必需品，上工太早要挨凍，晚了，沒有工錢。所以，錶和我的生活有着嚴重的作用，絕對不能爲了女人出賣它。我並斥責他不應趁我睡熟，計劃偷我的，這太失掉朋友的意義。

「不，」拜關夫向我作出一副最可憐的表情。「你聽我說：好多天以前，卡莉要我給她買一隻皮鞋，她說假若我不能答應這個要求，就是我对她的愛不忠誠，她就要另愛邊金去了。」

「邊金是誰？」我不屑的問。

「邊金就是今晚上那個傢伙，他在警察局給東洋人當特務，我惹不起他。」

「那末即使你有一雙皮鞋，現在也未必買動卡莉的心了。何況她身後還有邊金。」

「不完全如此，假若我有一雙皮鞋，對她我實踐了自己的諾言，我自然可以使用我的話語挽回她的愛。我相信她愛邊金也是無可奈何的。」

「不行」我堅持着自己的意見：「我不能把生活上的必需品供你去愛情的投機！」



便把頭縮進褲襠裏，

一六慘變

也會十萬火急大發威：

叛軍赤匪該剿！

抗敵嗎？進步嗎？

爲何不同我來一起倒退？

政府宣佈與德義斷絕邦交，

全國人民同聲鼓掌，

只有將軍

皺了眉頭大恐慌，

偷偷宴請德大人，

祝法西斯勝利，

咒中國人失敗。

捉住破壞抗戰份子，

馬上鎗斃他，

這是人民的「法律」「軍紀」，

但幹麼

却讓這「敵人的將軍」

高站在抗戰人民的頭上！

× × × × ×

× × × × ×

「你這種自私的渾蛋！」拜爾夫罵起我來。他站起來，赤着腳在地板上往復的走着。顯然地他爲了這雙皮鞋集中了所有的思索。少頃他又向我囉嗦起來。他哀求我，有時威脅我：

「你是我的朋友，難道你忍心讓我失戀自殺嗎？」

他哭鬧着，像似一個孩子天真的淌着眼淚。最終，我被他征服了。答應把錶給他。

天色剛示微明，他便拿着我的錶走了。

「晚上聽我的好消息！孩子！」臨行時，他猶開玩笑的向我說着，我却是厭煩地蒙上腦袋睡了。

當天，我沒有做工。靜躺在床等待他的好消息。午後，拜爾夫回來了。拖着疲乏的腳步，走進屋裏。用一種失望的姿態往我手裏塞進一個紙包，口中說聲「謝謝」。我打開紙包看，是我那塊錶。

「怎麼？」我莫明其妙的問。

「頂多能賣五塊錢，怎能買雙皮鞋呢？」

他幽默地報答我一個苦笑。我倆對瞪着老半天，終以他的一聲嘆息，衝開了我們心情上的寂寞。

晚上，我倆仍是枯守着小小的房間。天氣冷得使我們直在抖擻。外面呼呼風吼，並不能打斷了我們牙齒相撞的響聲。拜爾夫皺着眉的臉色，更加重了這季節的悲哀。

「走到莫斯科去！」

拜爾夫下完命令便舉步走出，我也尾跟在後面。

走進飯店，照例的在羣雜中我個坐位坐下。拜爾夫可沒有以前那樣快活，他只是憂鬱的放射着兩隻

憎恨的眼睛，在滿場尋找。在我心裏想，是不希望這時聽見卡莉的。然知，誰知這時卡莉又在門口出現了。但

可沒有邊金。

「哈嘍！中國孩子！什麼時候滾來的？」她照例地向我頑皮的招一招手，隨即走向我來。

「卡莉！我有話要和你說！」拜爾夫像餓貓捕鼠似的迎向卡莉。

「有話說，坐下說好啦！」卡莉却是淡淡地坐下來。於是，我們三人便鼎足坐下。

「卡莉！你是不是爲那雙皮鞋生我的氣？」拜爾夫使用幾乎等於笑的聲音，問着她。

「笑話！」她輕輕把眉頭一擡說道：「我憑什麼要生你的氣？」

「笑話！」她輕輕把眉頭一擡說道：「我憑什麼要生你的氣？」



「那末，你爲什麼去愛邊金？」

「這更笑話！我愛他和愛他與你有什麼相干！」

這話語像一杯冷水，澆在我的頭背上。我看拜闊夫的嘴唇已在迅速地顫動了。

「那末，你不愛我了？」拜闊夫說。

「我不記得有過這樣事！」卡莉的嘴，像把尖刀，刺激着拜闊夫的心。

「你再說一遍！」拜闊夫站起來，高聲喊叫。

「我根本就不愛你，並且我從以前就討厭你！」

「你媽的蛋？你這娼婦！」拜闊夫像牛似的吼了起來。他憎恨地向她臉上吐了一口唾沫，而卡莉却把裝紙花的瓶子打在拜闊夫的腦袋上。

於是，一場混亂之後，我和拜闊夫在老杜洛奧夫的罵聲裏，給送出莫斯科瓦飯店了。

歸途，拜闊夫在寒風裏抖擻着身子，靜默着不說一句話。他並不按照歸途走，却斜向砲隊街走去，我也只得沉默着尾隨着他。由砲隊街又拐到江岸。江岸上夜風，冷的刺骨，雪白的晶冰，在黑暗中隱隱放射着光芒。拜闊夫屹立在岸上，風掃掠着他的衣服，在呼呼作響。從後面看着他的黑影，像一個可怕幽靈。停了半天，他又折回奔向中央大街。

「還是不對，我不應該對她失信，我更不該吐她一臉唾沫。」

走在大街中心，他像自語又似對我這樣念誦着。但我已是凍得哆嗦一團了。仍祇是沉默地不做一聲，隨着他走。

「你回去吧！我不回去了！」突然他站住對我說。

「爲什麼？你到那裏去？」我從凍硬的嘴裏，勉強地掙出這一句話。

「我對不起她，我不應該對她失信，我更不該吐她一臉唾沫。我總要弄一雙皮鞋給她，假若那時她仍不愛我的話，我在她面前自殺也值得。」

迎着冷風，他悲愴的說着，態度極其堅決。我勸慰他說道：

「什麼事，明天再說吧！今晚你到那裏去呢？」

「不！」他堅持着「爲了她，我受罪，死，都是應該的。」

說着，他便轉個方向走了，我僵硬地凍在那裏，同送他的影子消逝在黑暗裏才回轉身來。

當夜，他沒有回來。第二天仍未回來。三天，四天，也未回來。第五天，我便帶頭皮跑到莫斯科瓦飯店去找。在門口正好遇見卡莉和那個特務邊金出來。

「哈囉！中國孩子你來了正好！」卡莉向我得意的笑着說道：

「快進去看看，你的朋友正在和自己開玩笑呢！」

我莫明她話中的意思，便匆忙跑進飯店。一開門，便聽到老杜洛奧夫粗大的喉音在喊着：

「這是渾蛋！這是找我老頭子的孽劫啊！」

我跑到裏面，單見一羣酒客圍着躺在地下的拜闊夫，他手中用力的提着一把尖刀，喉頭上一把二寸長的刀口往外冒着血沫，他的左眼睛，尚在微微的跳動，而右眼睛已經緊緊地閉上。破舊的皮大衣兜裏，凸凸隆隆裝着東西，我急忙去掏出一看，原來是一雙時式的女人皮鞋。

一個沙皇的侍衛者結束了他醜惡的一生。

……屠殺者雖能因爲積有金資，可以比較長久地養育子孫；然而必至的結局是一定要到的。「子孫繩繩」又何足喜呢？滅亡自然較遲，但他們要住最不適于居住的不毛之地，要做最深的礦洞的礦工，要操最下賤的生涯……

——魯迅：華蓋集無花的薔薇之二







TUNG DAH JEN  
Work for Human, Country  
and Self  
Wood Engraving

董大任作  
為人為類為家為國而已  
木刻



## 編後記

文學的園地上並非真的遍地精光，倒是毒草生的太多了，而且毒草叶下還遮蓋着一批怪蛇，因此，多出版幾本正確的文藝書籍或刊物正是非常重要。

想出版一種有刀有筆的集子，這是許久以前就打算過的，但結果却是拖延到距離魯迅先生逝世五週年只有十天的時候，方才決定出版，十天功夫，集稿，籌款……印刷，完成這樣足足四十大頁的厚厚一本，自然不會太使人滿意。

這一集的內容，版畫部份篇幅特別之多，是因為紀念中國新興版畫之父魯迅先生逝世五週年。以後幾集除文字部份更有豐富插圖外，版畫之頁我們仍將繼續開出經常篇幅介紹各國名作，提高版畫水準，並聘專家撰寫通俗木刻創作常識，指導初學，凡愛好木刻朋友均可投稿，或來函詢問（函寄上海山東路五洲書報社轉。）本集版畫『母子們』『德國的婦女』兩幅，係世界名藝術家克勒維友在中國從未見到之名作。『暴風雨』一幅，係著名版畫作者赫內曼之力作，亦為前此中國所不曾見到者。另有數幅，係由上海出版『雜文叢刊』轉載而來，我們願向該刊致謝。

『開路者』一幅，單色版曾在漫畫半月刊發表過，後被上海某『黑報』轉載去作報頭，慘遭姦污，現已由麥悍先生再加套色四種在此登出，算是為該畫所被姦污洗雪一下。

其他文字與版畫，讓讀者們自己去欣味吧！剩下來關於文字部份交代，在刀筆集總序裏已經說完一句話：就是我們歡迎一切同一愛憎的戰友，來防守這崗位！

最後，再謝謝幾位協助本集出版的朋友：一是代為奔走廉價印刷圖畫部份的張溪竹君，二是XY先生的借與照片，作為刻圖參攷，三是為文化而勞動的手民暨印刷諸工友。沒有他們的伸手，本集是無法出版的。

編者

## 魯迅五週年祭

### 刀筆集

民國卅年十月出版

編輯者 刀筆社

發行者 刀筆社

總經售 上海 刀筆社

香港 時代書店

實價 國幣一元二角

### 第一集



MG 1941



